全梁文/卷十七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梁文　卷十七

元帝（三）

卷十七

元帝〈三〉

与学生书

吾闻断玉为器，谕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从学。是以执射执御，虽圣犹然；为弓为箕，不无以矣。抑又闻曰：汉人流麦，晋人聚萤。安有挟册读书，不觉风雨已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求之於己，道在则尊。〈《艺文类聚》二十三〉

答晋安王叙南康简王薨书

南康兄器宇冲贵，风神英挺。魏之中山，徒闻退让；晋之扶风，虽号师范。用今方昔，若吞梦云。及寻阳私疾，孝感神明；殆不胜丧，扶而後起。犹冀天道可期，岂谓福善虚说。且分违易久，嘉会难逢。绸缪宫阃，不过纨绮之事；离群作镇，动回星纪之历。志异双鸾之集，遽切四鸟之悲。松茂柏悦，夙昔欢忭；芝焚蕙叹，今用呜咽。〈《艺文类聚》二十二〉

与刘孝绰书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情性，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且虞卿、史迁，由斯而作。想离属之兴，益当不少；洛地纸贵，京师名动。彼此一时，

何其盛也！近在道务闲，微得点翰，虽无纪行之作，颇有怀旧之篇。至此已来，众诸屑役。小生之诋，恐取辱於庐江；遮道之奸，虑兴谋於从事。方且褰帷自厉，求瘼不休；笔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爱矣，未尝有歇；思乐惠音，清风靡闻。譬夫梦想温玉，饥渴明珠；虽愧卞、随，犹为好事。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虑，徒虚其请。无由赏悉，遗此代怀；数路计行，迟还芳札。〈《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免官时，世祖出为荆州，至镇与孝绰书。〉

与萧挹书

阔别清颜，忽焉已久，未得音息，劳望情深。暑气方隆，恒保清善。握兰云阁，解绂龙楼，允膺妙选，良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驾连曹；雅步南宫，容与自玩。士衡已後，唯在兹日。惟昆与季，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比暇日无事，时复含毫，颇有赋诗，别当相简。但衡巫峻极，汉水悠长；何时把袂，共披心腹。〈《艺文类聚》三十〉

赐刘璠书

邓禹文学，尚或执戈；葛洪书生，且云破贼。前修无远，属望良深。〈《周书·刘璠传，元帝承制，授树功将军、镇西府铭议参军，赐书。〉

遗周弘直书

适有都信，贤兄博士平安。但京师晋绅，无不附逆。王克己为家臣，陆缅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确乎不拔。言及西军，潺湲掩泪；恒思吾至，如望岁焉。松柏后凋，一人而已。〈《陈书·周弘正传》，京城陷，弘直为衡阳内史，元帝在江陵，遗弘直书。〉

与周弘正手书

獯丑逆乱，寒暑亟离；海内相识，零落略尽。韩非之智，不免秦狱；刘歆之学，犹弊亡新。音尘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访山东而寻子云，问关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闻，迟比来卸，慰其延伫。〈《陈书·周弘正传》，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僧辩得之甚喜，即日启元帝。元帝手书与弘正，云云。仍遣使迎之。〉

答刘缩求述制旨义书

学山、学海，未臻其极；为龙、为光，或从王事。所赖昔经陕服，颇足良书；凭几据梧，静供游目。枕中之记，即用为枕；帷首之帙，仍可为帷。对此自娱，敬而待命。叩而必应，已谢悬锺；汲而无竭，复乖井养。〈《艺文类聚》五十八〉

为书责数鲍泉二十罪

面如冠玉，还疑木偶；须似猬毛，徒劳绕喙。〈《南史》六十二〉

答齐国双马书

名重桂条，形图柳谷。襄阳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里，远访犹难。价匹龙媒，声齐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铸铜；震象飞文，笑东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银勒，利此金衔。鞍揭镂衢，光含两月；缠萦紫缕，色丽双丝。方嗤晋后，恒乘郑国之驷；更鄙曹君，经饷蜀王之马。〈《艺文类聚》九十二〉

又书

於戏！马之为用，远矣大矣。斯所以乾为脊马，震为马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则？泮涣而驰，可以及日；踌躇而蹀，可以追风。赤菟之腾声，的颅之济主，陈王有烙羁之说，班生有缰绊之谈，抑闻斯美，远功此费。怀哉！老生不云乎：虽有拱璧，以先驷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艺文类聚》九十三〉

与武陵王纪书止蜀军东下

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南史》五十三《武陵王纪传》，纪总戎，将发益镇，绎使胡智监至蜀书止之。〉

又别纸

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同上。〉

与西魏书

子纠亲也，请君讨之。

答王僧辩书

昔文康献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惭色。今景之凶恶既稔，岂歌之声已及。嘉瑞远臻，但增叹慰。〈《御览》九百六十六引《三国典略》〉

遗王僧辩书

贼既乘胜，必将西下。不劳远击，但守巴、丘。以逸待劳，无虑不克。

与武陵王纪书

皇帝敬问假黄钺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轶，三苗寇扰，天长丧乱，獯丑凭陵，虔刘象魏，黍离王室。朕枕戈东望，泣血西浮，殒爱子於二方，无诸侯之八百，身被属甲，手贯流矢，俄而风树之酷，万恨始缠，霜露之悲，百忧继集，扣心饮胆，志不图全。直以宗社缀旒，鲸鲵未剪，尝胆待旦，龚行天罚，独运四聪，坐挥八柄。虽复结坛待将，褰帷纳士，拒赤壁之兵，无谋於鲁肃，烧乌巢之米，不访於荀攸，才智将殚，金贝殆竭，傍无寸助，险阻备尝，遂得斩长狄於驹门，挫蚩尤於枫木。怨耻既雪，天下无尘，经营四方，专资一力，方与岳牧，同兹清静。隆暑炎赫，弟比如何文武具僚，当有劳弊。今遣散骑常侍、光州刺史郑安忠、指宣往怀。〈《梁书·武陵王纪传》〉

又与武陵王纪书

甚苦大智！季月烦暑，流金砾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体，辛苦行阵。乃眷西顾，我劳如何。自獯丑凭陵，羯胡叛换，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尽言。〈《梁书·武陵王纪传》〉

裂帛为书催王僧辩入援

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南史》八〉

与萧谘议等书

盖闻图光七尺，上英真珠之云；面门五色，傍临珊瑚之地。化为金案，夺丽水之珍；变同珂雪，高玄霜之彩。岂不有机则感，感而遂通；有神则智，智而必断。故碧玉之楼，升堂未易；紫绀之殿，入室为难。必须五根之信，以信为首；六度之檀，以檀为上。故能舍财从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谈，良可知矣。窃以瑞像放光，倏将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忭跃之诚，结於兴寝。稍觉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馔；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辞。鼋羹、麟脯，空闻其说；羊酪猩唇，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过中不餐；　氐螺登俎，岂及春蔬为净。欲吾于三口洁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王锐，盐类虎笋；紫萝之芹，辽东之藻。十斤之梨，千树之橘；青笋紫姜，固栗霜枣。适口充肠，无索弗获；八功德水，并入法流。四士俱至，偕让弘道；同志为友，岂不盛欤。〈《广弘明集》二十七上〉

与刘智藏书

菩萨萧法车置邮大士刘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玄度言归，以结元礼之心，弥益真长之叹。故以临风望美，对月怀贤；有劳寤寐，无忘兴寝。方今玄冥在节，岁聿云遒；日似青缇云浮红蕊。清台炭重，北宫井溢。想禅说为娱，稍符九次；成诵之功，转探三密。山间芳杜，自有松竹之娱；岩穴鸣琴，非无薜萝之致。修德之暇，差足乐也！昔韩梅两福，求羊二仲；郑林腾名於冯翊，周党传芳於太原。或有百镒可捐，千金非贵；松子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儒，归宗法海。梵王四鹤，集林御而相鸣；帝释千马，经丘园而　步。有一於此，犹或称奇；兼而总之，何其盛也！故知南临之水，已类吕梁之川；北眺之山，弥同武安之岭。岂复还思溆浦，尚想强台；卷彼汉池，载怀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仆久厌尘邦，本怀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讽味了因，弥用思齐，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岭，荫偃盖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莲华之剑。藩维有限，脱履无由。每坐向诩之床，恒思管宁之榻。梦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伫。白云间之，苍江不极；未因抵掌，我劳如何。想无金玉，数在邮示。弱水难航，犹致书於青鸟；流川弗远，伫芳音於赤玉。鹤望还信，以代萱苏；得志忘言。此宁多述。法车叩头叩头。〈《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郑众论

汉世衔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汉节，卧伏冰霜；仲师固无下拜，隔绝水火。况复风生稽落，日隐龙堆；翰海飞沙，皋兰走雪。岂不酸鼻痛心，忆雒阳之宫陛；屑泣横悲，想长安之城阙。直以为臣之道，义不为生；事君之节，生为义尽。岂望拔幽泉，出重仞，经长乐，抵未央。及还望塞亭，来依候火；傍观上郡，侧眺云中。虽在己之愿自隆，而於时之报未尽。〈《艺文类聚》五十三，《御览》七百七十九。〉

全德志论

物我俱忘，无贬廊庙之器；动寂同遣，何累经纶之才。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但使良园广宅，面水带山，饶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鲁鸟。九月肃霜，时响田峻；三春捧兰，乍酬蚕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击西岳。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若此，众君子可谓得之矣。〈《艺文类聚》二十一〉

论诗

诗多而能者沈约，文少而能者谢眺、何逊。〈《梁书·何逊传》，《御览》五百九十九。〉

职贡图序

窃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甲则建朱崖，闻蒲陶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自塞以西，万八千里；路之峡者，尺有六寸。高山寻云，深谷绝景，雪无冬夏，与白云而共色；冰无早晚，与素石而俱贞。逾空桑而历昆吾，度青邱而跨丹穴。炎风弱水，不革其心；身热头痛，不改其节。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细而弗有；龙文、汗血之骥，却而不乘。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晋帝君临，实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阙氏之形，後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沂荆门，赡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艺文类聚》五十五〉

丹阳尹传序

《传》曰：大夫受郡。《汉书》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实难斯授。广汉和颜接下，子高自辅经术；孙宝行严霜之诛，袁安留冬日之爱。自二京版荡，五马南渡，固乃上烛天文，下应地理。尔其地势，可得而言。东以赤山为成、皋，南以长淮为伊、洛，北以锺山为芒、阜，西以大江为黄河。既变淮海为神州，亦即丹阳为京尹。虽得仁之盛，颇愧前贤；而眄遇之深，多用宰辅。皇上受图负衣，宝历惟新。制礼以告成功，作乐以彰治定。岂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兹焉四载。以入安石之门，思勤王之政。坐真长之室，想清谈之风，求瘼馀晨，颇多夏景。今缀采英贤，为《丹阳尹传》。〈《艺文类聚》五十〉

怀旧志序

吾自北守琅台，东探禹穴。观涛广陵，面金汤之设险；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千霄。临水登山，命俦啸侣；中年承乏，摄牧神州。戚里英贤，南冠髦俊。荫真长之弱柳，观茂弘之舞鹤。清酒继进，甘果徐行。长安群公，为其延誉；扶风长者，刷其羽毛，。於是驻伏熊，回结驷，命邹湛，召王祥。余顾而言曰：斯乐难常，诚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车白马，往矣不追。春华秋实，怀哉何已！独轸魂交，情深宿草。故备书爵里，陈怀旧焉。〈《艺文类聚》三十四〉

全德志序

老子言全德归厚，庄周云全德不刑，《吕览》称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创其名也。此志隆大夫为首，伊人有学有辩，不夭不贫，宝剑在前，鼓瑟从後。连环炙輠，雍容卒岁；驷马高车，优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复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岂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钩，阳雍双璧，理归玄感，南阳樊重，高阁连云，北海公沙，门人成市，咨此八龙，各传一艺。夹河两郡，家有万石；人生行乐，止足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满。宁与孟尝闻琴，承睫泪下；中山听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语也。〈《艺文类聚》二十一〉

孝德传序

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邻火不焚，地出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称！〈《艺文类聚》二十〉

忠臣传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因生所以尽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资敬之理宁异；为臣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为令德，窃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别传；至於忠臣，曾无述制。今将发箧陈书，备加论讨。〈《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

忠臣传死节篇序

自非识君臣之大体，鉴生死之弘分，何以能灭七尺之躯，殉一顾之感。然平路康衢，从容之道进；危涂险径，忠贞之节兴。登平路者易为功，涉险涂者难为力。从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贞之概，时难屡有。〈《艺文类聚》二十〉

忠臣传谏争篇序

富贵宠荣，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颜色，吐一言，终知自投鼎镬，取离刀锯，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盖伤茫茫禹迹，毁於一朝；赫赫宗周，灭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渐颓，钦若之信既尽，解网之仁已泯，徒以继体所及，守器攸归。出则清警传路，处则凭玉负衣，事无暂舛，意有必从。所谓生於深宫之中，长於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况惑裒人之巧笑，迷阳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散，用之以逋逃。亦有倾天灭地，泛宫、潴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毁冕之畔。於是策名委质，守死不二之臣，以刚肠疾恶之心，确乎贞一之性。不忍见霜露麋鹿，栖於宫寝；麦穗黍离，被於宗庙。故沥血抽诚，披胸见款，赴焦烂於危年，甘灭亡於昔日。冀桐宫有返道之明，望夷无不言之恨。而九重悬远，百雉严绝；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见之者掩目，闻之者伤心。然後鸣条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艺文类聚》二十四〉

金楼子序

行生曰：余於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言立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

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由是年在志学，躬自探纂，以为一家之言。粤以凡庸，早赐茅社；祚土潇湘，搴帷陕服。早摄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书幌未辍。俾夜作昼，勤亦至矣。其间屡事玄言，亟登讲肆。外陈玉铉之文，内宏金叠之典。从乎华阴之市，废乎昌言之说。其事一也。六戒多务，千乘纠纷，夕望汤池，观仰月之势，朝瞻美气，眺非烟之色，替於笔削，其事二也，复有西园秋月，岸帻举　丕；左海春朝，连章离翰。虽有欣乎寸锦，而久弃於尺璧。其事三也。而体多羸病，心气频动。卧治终日，睢阳得善政之声；足不跨鞍，聊城有却兵之术。吾不解一也。常贵无为，每嗤有待。间斋寂莫，对林泉而握谈柄；虚宇辽旷，玩鱼鸟而拂丛著。爰静之心，彰乎此矣。而侯骑交驰，仍麾白羽之扇；兵车未息，还控苍兕之军。此吾不解二也。有三废学，二不解，而著书不息，何哉？若非隐沦之愚谷，是谓高阳之狂生者也。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老生有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矣。有是哉！有是哉！裴几原、刘嗣芳、萧光侯、张简宪，余之知己也。伯牙之琴，嗟绿绮之长废；巨卿之骥，驱白马其安归。昔为俎豆之人，今成介胄之士，智小谋大，功名其安在哉？盖以《金楼子》为文也。气不遂文，文常使气；材不值运，必欲师心。霞闾得语，莫非抚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风云元感，傥获见知。今纂开辟已来，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为号，名曰《金楼子》。盖王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者焉。〈《金楼子》，《永乐大典》本。〉

洞林序

盖闻元枵之野，鬼方难测；朱鸟之舍，神道莫知。而缇幔晓披，即辩黄锺之气；灵台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复以变乎天者，虽绝名言之外；存乎我者，还居称谓之中。余幼学星文，多历岁稔，海中之书，略皆寻究，巫咸之说，偏得研求。虽紫微迢递，如观掌握；青龙显晦，易乎窥览。羡门五将，亟经玩习；韩终六王，常所宝爱。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飞燕之卜。蓍名聚雪，非关地极之山；卦有密云，能拥西郊之气。爻通七圣，世经三古。山阳王氏，直解谈元；河东郭生，才能射覆。并而雨之，窃自许矣。〈《艺文类聚》七十五〉

追思张缵诗序

简宪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梁书·张缵传》〉

法宝联璧序

窃以观乎天文，日月所以贞丽；观乎人文，藻火所以昭发。况复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虽境智冥焉，言语斯绝；咏歌作出焉，可略谈矣。粤乃《书称汤诰》，篇陈梦说。昔则王畿居亳，今则帝业维扬功施天下，我之自出。岂与姚墟石纽，谯城温县，御龙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负衣，辨方正位，车书之所会同。南暨交趾，风云之所沾被；西渐流沙，武实止戈。秉宜生之剑，乐彰治定；减庖牺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将称四七；如貔如虎，宁俟容成。翠屋之游，广成石室之会。故以宗心者忘相，归凭者常乐。昔转轮获法，南宫有金龙之瑞；梵天请道，东朝开宝盖之祥。尽善尽美，独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师入保，冬羽秋笠。实以周颂幼冲，用资端士；汉盈末学，取凭通议。《大传之论孟侯》，《小戴》之谈司业。山川珍异，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後言，藉垦田而求验。以今方昔，事则不然。我副君业迈宣尼，道高启筮之作。声超姬发，宁假卞兰之颂。譬衡、华之峻极，如渤、氵解之波澜。显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动微成务。智察舞鸡，爻分封蚁；爰初登仕，明试以功。德加三辅，威行九流。董师虎据，操铍蝉冕。律乡沈济，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来之政。陈仓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帻之声。威渐黄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尧柳；朝鲜航海，夜郎款塞。然後体道方震，两施云行；汉用戊申，晋维庚午。增晖前曜，独擅元贞；恩若春见，惠如冬日。履道为舆，策贤成驷；降意韦编，留神缃帙。许商算术，王围射谱；南龟异说，东驰杂赋。任良奕基，羡门式法；箴兴琴剑铭自盘盂。无不若指诸掌，寻泾辩渭。重以凤艳风飞，鸾文飙竖。纤者入无经，大者含元气，韵调律吕，藻震玄黄。岂俟取赞彦先，询闻雅主。至於鹿苑深义，龙宫奥说；远命学徒，亲登讲肆。词为宪章，言成楷式；往复王粲，事轶魏储。酬答蔡谟道高晋两，似悬钟之应响，犹衢尊之待酌，率迩者踵武，遐听者风声。是使金坚闭法，宝冥夕梦；无怀不灭，华胥夜感。自非建慧桥，明智剑，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积忽微，尘贤劫而终现，黍累回干，蕴珠藏而方传。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体；康居之篆，有异六爻。二乘始辟，譬马传兔；一体同归，弃犀崇象。润业滋多，见思平积；本有凝邈，了正相因。虽谈假绩，不摄单影；即此後心，还踪初焰。俱宗出倒，莲华起乎淤泥；并会集藏，明珠曜於贫女。性相常空，般若无五时之说；不生烦恼，涅槃为万德之宗。无不酌其菁华，撮其旨要，采彼玳鳞，拾兹翠羽，润珠随水，抵玉昆山。每至鹤关旦启，黄绮之俦朝集；鱼灯夕烂，陈吴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联含珠而可氛，璧与日而俱升。以今岁次摄提，星在监德百法明门，於兹总备，千金不刊，独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宝联璧》。虽玉杯繁露，若傍蒹葭；金台凿楹，似吞云梦。绎自伏栎西

河，摄官南国，十回凤官，一奉龙光。笔削未勤，徒荣卜商之序；稽古盛则，文惭安国之制。谨抄纂爵位，陈诸左右：

使持节、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年二十七，字世诚。

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年四十八，字景畅。

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刘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宫侍南琅邪王修，年四十二，字彦远。

吴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琅邪王规，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书、领右军将军彭城刘孺，年五十五，字孝　犀。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宝。

中军长史、前中庶子陈郡谢桥，年四十五，字国美。

中庶子彭城刘遵，年四十七，字教陵。

中庶子南琅邪王　犀，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仆东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彦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　犀，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陈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华宫家令吴郡陆襄，年五十四，字师卿。

中散大夫、琅邪王藉，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东海徐离，年六十四，字士绩。

前尚书左丞沛国刘显，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书侍郎南兰陵萧几，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麾长史、寻阳太守、前仆京兆韦棱，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国子博士范阳张绾，年四十三，字孝卿。

轻车长史南兰陵萧子范，年四十九，字景则。

庶子吴郡陆罩，年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兰陵萧填，年四十，字文启。

秘书丞、前中舍人南琅邪王许，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学南琅邪王训，年二十五，字怀范。

洗马权兼太府卿彭城刘孝仪，年四十九，字孝仪。

洗马陈郡谢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军录前洗马彭城刘蕴，年三十三，字怀芳。

前洗马吴郡张孝总，年四十二，字孝总。

南徐州治中南兰陵萧子开，年四十四，字景发。

平西中录事参军、典书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北中记室参军颍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记室参军南兰陵萧滂，年三十二，字希传。

舍人南兰陵萧清，年二十七，字元专。

宣惠主簿前舍人陈郡谢嘏，年二十五，字茂范。

尚书都官郎陈郡殷劝，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兵参军彭城刘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书殿中郎南兰陵萧恺，年二十九，字元才。〈《广弘明集》二十〉

内典碑铭集林序

夫法性空寂，心行处断，感而遂通，随方引接。故鹊园善诱，马苑弘宣；白林将谢，青树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银身。自象教东流，化行南国。吴主至诚，历七霄而光曜；晋王画像，经五帝而弥新。次道、孝伯，嘉宾、玄度，斯数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蓝，或归心尽於谈论。铭颂所称，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质，博约温润，吾闻斯语，未见其人。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深，犹闻碑赋如一。唯伯喈作铭，林宗无愧；德祖能诵，元常善书。一时之盛，莫得系踵。况般若玄渊，真如妙密，触言成累，系境非真。金石何书，铭颂谁阐；然建塔纪功，招提立寺。或兴造有由，或誓愿所记。故镌之立石，传诸不配。亦有息心应供，是曰桑门。或谓智囊，或称印手。高座擅名，预伊师之席；道林见重，陪飞龙之座。峨眉、庐阜之贤，邺中、宛邓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详。故碑文之兴，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子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顷常搜聚，有怀著述。譬诸法海，无让波澜；亦等须弥，同归一色。故不择高卑，唯能是与。倘未详悉，随而足之。名为《内典碑铭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观见焉。〈《广弘明集》二十〉

上一卷

下一卷

全梁文

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